



文艺人，来把“剃刀”

□ 赵凤兰

文艺人需要一把“剃刀”，剔除思想上的“赘肉”，勇于揭示和批判

头”而沦为异类。当然，邀请有一定身份的评论家本无可厚非，既可以提升座谈会的档次，又具备资源互换的“利用价值”，但前提是这些人要真正对某一行业有深厚建树，并能沉下心来对作品进行认真梳理和把脉，提出真正富于睿智洞见的思想理论。否则，不如选择那些真正活跃在一线的评论人，虽然这些人因缺失“头衔”而难以进入主流视线，但他们的精神思想来自文艺实际，更来自社会实践，他们的风骨、胆识和锐气正是当下文艺界的稀缺资源。

其二，文艺评论滑向无效言说和思维空转。文艺评论作为一种思想的艺术，它的价值是可以为文艺、为社会提供知识和创见。如果评论家只说好话，不说缺陷，只“栽花”，不“栽刺”，文艺评论就变成了创作的附庸和宣传品，最终沦为无效批评和泡沫批评。因此，要补进思想的钙质，提高文艺评论的含金量，文艺人需要一把“剃刀”，将浮在文艺表层的喧哗和泡沫剔除，减少概念垃圾和空洞无物的理论，避免心智陷入无效运转。同时，评论家应该坚守职业道德和操守，破除

人们善听好话、喜欢阿谀奉承这一人性的弱点，杜绝虚伪的恭维和丧失立场的评述。我曾看到有评论家像“墙头草”一样，今天在某媒体就某事展开批评，明天又在另一家媒体进行赞扬，一会唱“黑脸”一会唱“红脸”；或者干脆唱起了“花脸”。按照报刊编辑的意图，将原本批评的稿件改为表扬稿，以求顺利刊发。这些活跃在批评界的双面人和两面派，遮蔽了文艺评论睿智、凌厉的本来面目，使其与臧否评鹭、针砭时弊、增智启智的评论本质相去甚远。

其三，文艺评论缺失质疑和针砭功能。当前的文艺评论界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即圆滑会“做人”的蜜友多，讲真话说实话的诤友少；和稀泥的滑头多，发表真知灼见的谋士少；捧哏逗哏的多，质疑鞭挞的少。这其中有评论家自身的原因，也与整个批评语境不够宽容开放有关。他们深知，一旦说真话，这个圈子很可能不带你玩了，所以为了生存起见，评论家常技巧性地发言捧场，尽量说一些违心的好话，以巩固自身在主流核心圈的地

位。而艺术家群体也亟须评论家的这些溢美之词为自己的作品撰文立传，以期在艺术史与艺术市场中找寻属于自己的位置。长此以往，有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能够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评论家便越来越少，文艺评论逐渐沦为“圈内人的家宴”。

我曾看到某艺术评论杂志的封面形象广告，整个图片设计简洁而写意，仅页面右下角有一枚锋利的双面剃刀片。这剃刀便隐射着这本评论类核心期刊的精神旨意——剔除思想上的“赘肉”，勇于揭示和批判。我想这正是当下文艺评论应该应有的社会良知、批评气度和艺术指向。

一个好的文艺评论家，应该具有超凡的艺术敏感和思想文化视野，他不是摇尾乞怜的马屁精和人与亦云的应声虫，更不是流行音乐的助唱、和谐社会的跟从，而是凿开习惯思维坚壁，开掘最强大脑思维密码，去发现、解析、领悟截然不同的艺术世界，获得崭新思维空间、高超见解的创作者和文艺达人。他们需要秉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通过抓疑难难点，展开观点的碰撞、思想的火花和智力的交锋，在感知、冒险、探索中寻找艺术之美。因此，要疗救文艺评论的沉疴，需要文艺界摆脱物质利益羁绊，摆脱人情关系的束缚，改变当前以“官本位”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唯此，文艺评论才能走出靠取悦生存的迷途，真正实现以批判、探索、求新为精神旨归。

尊重遗产

□ 张蔚蓝

赝品做得再鲜亮，也少了沉甸甸的底蕴，如何在历史的风烟中兀自顾盼生辉

在父母家附近，有一处老旧的院落，几十年大门深锁无人问津，似已被时光遗忘。但其门上，却挂着一块小而简陋的牌匾，上书“王卓然故居”，落款竟赫然写着“张学良手书”，似乎提醒着人们，这其实是个不该被忘记的地方。

每个人都知道少帅，但是这个能够劳动少帅大驾去为他的故居题字的王卓然又是谁呢？查阅历史，我才知道，王卓然曾在张学良主政时期任东北大学教授、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咨议，并被张学良聘请为自己子女的家庭教师。王卓然还是“九三学社”的发起人之一，1946年，他与许德珩等科技、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九三学社”。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王卓然任国务院参事，从事文字改革和科普工作，直至1975年去世。

知道了这些，以后每每再经过那里，便禁不住要对那院落多瞧几眼。夏日，院落的围墙和门楣上杂草丛生，大雨过后，越发长得恣肆；冬日，草木枯萎，那院落静静地站在那里，与人无干，事不关己。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似乎甘于被遗忘——但是，我们却不该将其遗忘，那是一个有着活的历史文化遗产，它虽然不能像纪念馆一样被收入博物馆保存起来供后人瞻仰，但它有着同样深厚的价值，值得我们采取适当的方式去管理和保护。

这种方式绝不仅仅局限于建设纪念馆，那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太铺张。但是任其闲置甚至自生自灭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向。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开辟出来，经过简单而必要的修整，作为办公地点、公益性活动场所甚至供普通市民居住。

在全国各个地方，这样的例子并不少。

例如，位于北京南城的明万历年间修建的“敕建长椿寺”，就被开辟为“宣南文化博物馆”。据考证，宣南文化堪为北京文化的源头、缩影与精华，尤其在明清两代，许多文化名人聚居于此，留下了丰富的佳话。如今，宣南文化博物馆已成为人们品味老北京文化的好去处。

再例如，青岛市除了把康有为故居和老舍故居分别开辟为纪念馆和博物馆之外，对其他历史、文化名人的故居大多是经过认定予以挂牌保护。走在青岛街头，你很轻易就可以看到某个院落的门边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某某某故居”。但是这些“故居”里都住着人，且大多是普通市民，他们为这些故居带来人气，使它们在持续的存在中活色生香。

需要注意的是，后面这种挂牌保护的形式，需要恪守一个原则，就是在保持建筑物原貌的前提下，只作必需修整。这样，这些建筑才能充分体现城市历史文化脉络的延续性，对其保护才有意义。

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理解与认识的深入，文化遗产的概念不再局限于具象的纪念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些人居住、工作、节庆等的城市空间也被纳入文化遗产范畴。文化遗产外延的扩大，要求我们给出更多更适合更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其中，对于散落于民间的名人故居等历史文化遗产，必须加强日常管理与监测，同时积极复兴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而传承之。此外，更需要积极行动起来的是，加强文物部门与建设、国土等部门的合作，避免和减少各种城市与自然害对遗产真实性造成负面影响。

近日，再次经过王卓然故居，发现其门楣已低垂。老木朽矣，已不堪砖瓦的重负。可以想见，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季，一场暴雨过后，那门楣很可能就会轰然塌落。而其南面的院墙，也被一枝肆意伸展的树枝压出了一道缺口。我心里默念，希望有关部门看到了会及时修缮，否则，这段历史将不保；如果待完全损毁之后再重建，说句实在话，赝品做得再鲜亮，也少了沉甸甸的底蕴，如何在历史的风烟中兀自顾盼生辉。

助人之乐

□ 朱凌

让心底那颗善良种子发芽，其实也是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份宁静与快乐

看过这样一则新闻，一位老人在离家门口不远处，摆起一个茶摊，给过路的行人免费提供茶水，他这一摆，就是几十年。有人问他，几十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说：“不需要所谓的坚持，这只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他的这一善举让多数人都都是那样不理解，在当今这个社会，试问有几人能够做到几十年如一日，只是为路人提供免费的茶水？老人不图回报，不图名，不图利，只是图得自己心静自在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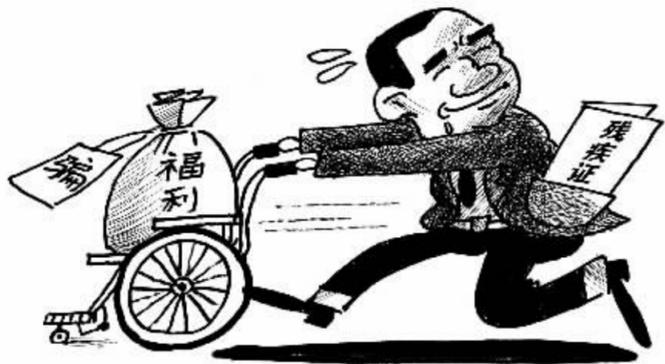
这世上有太多的人，都很难将一件小的事情持续做下去。多数的时候，我们会为灾区人捐几次款，会为需要帮助的人伸出几次援手，可很少能将一件利人的事情，一做就是几十年，并且毫无怨言。

人生在世，能够为他人做一件力所能及之事，对于有些人来说，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是有一颗善良的种子，只等着发芽和开花。当然，善良的种子需要因缘巧合，否则，有的人一辈子也无法让其开花结果。

就像这位老人，一定也有一个或几个好的因缘，让他感受颇深，使得内心这颗种子发芽。使他能够一心为了他人，在给予他人帮助的过程中，得了乐趣，收获满足。

给予是一种快乐，这种快乐不同于你拥有多少财富，而是在于，从别人得到帮助的那一刻，你的心所给你一种不同于寻常的感觉。人常说幸福与快乐，只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与金钱无关，这种感觉来源于内心拥有的那份美好与善良。

让心底那颗善良种子发芽，其实也是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份宁静与快乐。从今天起，我对自己说，既然无法做出所谓的大事情，那就让我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吧。哪怕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足以让内心因此快乐无比。



科学寂寞美好

□ 鲍晚倩

正因为此前的寂寞，才有了最终难以抑制的极大喜悦。科学发现的美好，可不就在此

随“大洋一号”出海40天，在西南印度洋我国多金属硫化物合同区，每天看一样的蓝天碧海，没有任何变化的景致，感觉自己身处异域。在船上，会真实地感受到原来地球真是圆的，前、后、左、右，目力所及之处刚好是一个圆，而我们，这艘白色的小船就是圆心所在。

太寂寞了！看海的时间长了，会渐渐看出海水在晨昏或烈日或阴雨天不一样的颜色变化；看信天翁的时间长了，会慢慢知道不同年龄段的鸟身上羽毛颜色分布的不同；看天空的时间长了，会发现云不是白的，而是镶着玫瑰色的边。

大洋科考的寂寞可远不止远洋航行那么简单！“看着海底无声无息的小电影，而你永远不知道精彩的一幕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同行的地质组组长于森评论相当精彩。

可不是，加载浊度传感器、化学传感器等设备

的摄像拖体放到数千米的深海底，走一条20公里的线要10个小时，值班的队员要做的是一直盯着设备实时拍摄回来的海底图像，每隔7秒拍摄一张照片，当然，如果发现生物或者疑似硫化物就需要加密拍摄。“精彩一幕”的确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我尝试着跟着队员一起看过这“海底小电影”，看到的大都只是漫漫无际的海底沉积物，也就是土，还有各种石头。当然专业的科考队员会准确知道那是玄武岩角砾或是蚀变玄武岩或是其他。看到3个小时的时候，我看到了一条摇摆着的黑色小鱼游过，大家都说我运气极好。

我国在西南印度洋的科考已经进入网格化勘探阶段。对于情况不明的区域，综合拖曳探测是第一步，首先要开展4000米间距探测，再根据结果加密至2000米区间，若发现异常则加密到500米间距，如果有所发现，则采用电视抓斗采集沉积物和岩石样品，如果确认发现矿体，则部署中深钻开展钻探取样……这个过程，想想都觉得寂寞。

“勘探意味着从过去在三大洋寻找热液区的‘找异常’——有潜力资源的区域，到现在在合同区把热液区位置和范围确定下来的‘圈异常’；从解决‘哪里有’硫化物的问题，到调查‘有多少’硫化物。”大洋34航次首席科学家陶春辉轻描淡写地说，我国在西南印度洋多金属硫化物1万平方公里合同区的勘探过程需要15年。15年啊！

的影响和控制。有欲望是正常的，但如果不加克制，任其云涌波翻，那就会占据天理应该占据的位置，而使一个人失去了本心，变得游移不定，污浊不堪，终日戚戚。

作为一个现实问题，“忙”仍然残酷地摆在今天的我们的面前，而且显得更为重要，更为明显，也更为紧迫。深味王阳明关于“忙”的论述，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相比古人，生活在今天的人要忙得多。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时刻得不到休息。以至于许多人都迷失了自己，丧失了自我。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现代人无时无刻不处于一种焦虑、急躁、浮躁、灼热的状态之中，哪怕是有了闲暇时间，也要么不知道如何有效地支配，要么处于心烦烦躁、无所适从之中。考量王阳明关于“忙”的相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便在于欲望的膨胀。太多的欲望左右了自己，便成为一个“逐物”之徒，一颗心灵被各种欲望控制之后，想的是这些，做的是这些，高兴的是这些，失落的也是这些。

残疾“意外”不得

□ 杨国栋

近日曝出新闻，长沙市民耿先生的单位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给他办理了弱智残疾证，还号称是为了“照顾”他不“被”下岗。耿先生对此感到很苦恼。

窃以为，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若想杜绝残疾证办理过程中存在的营私舞弊现象，就必须依法严惩责任人。同时，查清还有多少人通过同样的方式非法获得了残疾证，并加以追回。有关部门也要亡羊补牢，在堵塞残疾证办理漏洞的同时，应定期对残疾人进行回访，以防漏发各种“意外”残疾证。



更让人焦躁不安的“小电影”莫过于电视抓斗和中深钻作业了。电视抓斗是抓取海底表层样品的深海设备，抓斗往往在已经发现热液异常的区域进行。可发现有热液异常，绝不意味着要采集的多金属硫化物样品在海底满地都是，看着监视画面寻找是必须的。有目的寻找，比起无期待的惊喜，必然是更让人煎熬，更叫人不能忍受的是看准了抓下去，却没抓着。我曾在深拖实验室亲眼见证抓斗抓了4次，却因为没能获取有价值的样品最终放弃。

要判断海底硫化物厚度和分布情况，需应用钻孔方式。深海底中深钻作业一共进行了三次，每次都是在不断寻找钻孔位置的煎熬中度过。前两次作业成功取得海底玄武岩岩心，第三次作业的目标是硫化物岩心。碎石、玄武岩角砾、沉积物……钻机拍摄的海底图像一帧帧闪过，期待的画面却始终没有出现。在钻机二次移位后，首席科学家陶春辉站在监视器前，摸着他的胳膊肘，在监视器前一站就是5个小时。因为紧张，虽然圈在操作台前的调查队员人数众多，整个深拖实验室却寂静无声。直到深夜22点，随着陶春辉异常沉着的一声“就是这里，钻机坐底”，实验室里才最终爆发出一阵欢呼。

那一刻，刹那明了，也许正因为此前的寂寞，才有了最终难以抑制的极大喜悦。科学发现的美好，可不就在此。



得之，心为之兴奋，失之，魂为之沮丧。付诸行动当然是为了追求这些，身体安得不忙？日思夜想的当然是这些，心性安得不乱？长期以来，我们把“从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视作洪水猛兽，将它看作是毁灭人性的畸形论调，却没有去琢磨、研究、消化它中间极为合理的部分。无论从社会还是个人的角度来看，必需的欲望都是需要满足的，但也同样是需要控制的。一旦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控制，那么这个人终日忙乱，也找不到内心甘甜的幸福；而对于整个社会，也将是极大的危害。

其实，生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只因为我们欲望太多，所以把它搞复杂了，一旦复杂了，忙碌也就是必然的了。我们今天，对于大多数人，让其放弃物质上的追求大概是不可能的，但至少不能完全被它左右，至少应该留给心灵一片空白，至少要节制一些，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日子过得简单了，我们所谓的“忙”也就会适当地减轻一些，从而能够有精力有余暇来追求一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而不至于成为物欲的奴隶。

